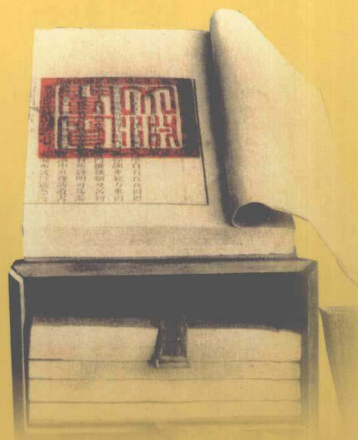


白话四库全书

孟子

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
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共收录古籍3460余种，
79300余卷，36000多册，240余万页，近10亿
字，分为经、史、子、集4部。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793891

◎刘心莲 夏于全 主编

白话四库全书

经部·第四卷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四库全书/齐豫生,夏于全主编。—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1

ISBN 7-5385-2025-2

I.白... II.①齐...②夏... III.四库全书—译文 IV.Z.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874 号

白话四库全书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话: 5642217)

印刷: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

印张: 260

书号: ISBN7-5385-2025-2/I·392

定价(全 30 册): 698.00 元

经部第四卷之：

《孟子》目录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6)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14)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25)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34)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43)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51)
卷七	离娄章句上	(59)
卷八	离娄章句下	(69)
卷九	万章章句上	(79)
卷十	万章章句下	(87)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95)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105)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114)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125)

孟 子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动笔，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不同的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享年八十四岁；今人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嚎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宫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有关。“断织”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歧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候，

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七篇，赵歧将这七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十一篇。赵歧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於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于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

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

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

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公孙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

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国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纣”，而不是“弑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虽然这种思想与现代思想尚有差异，但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第一章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谈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为王的说，‘怎样才能对我的国家有利？’为大夫的说，‘怎样才能对我的家族有利？’士子和百姓也都说，‘怎样才能对我自己有利？’那就会使举国上下都相互夺取私利，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能弑杀它的国君的人，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能弑杀它的国君的人，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万辆兵车的国家拥有千辆，在千辆兵车的国家拥有百辆，他们的财富不能不说已相当多了。但是，如果轻义重利，那大夫不把国君的财富夺去，是决不会满足的。从来没有讲‘仁’却遗弃父母的人，也没有讲‘义’却怠慢国君的人。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开口就谈利益呢？”

第二章

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正站在池塘边，一边观赏着鸟兽，一边对孟子说：“道德高尚之人也有这种乐趣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道德高尚之人才能享受这种乐趣，没有道德的人即便拥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有乐趣。《诗经·大雅》写道：‘开始规划造灵台，苦心经营有人才，百姓众多齐建造，迅速完工局面开。营建原本不急躁，百姓踊跃自动到。王游灵苑意逍遥，母鹿静卧头高高。母鹿肥硕形态美，鸟儿净洁白羽毛。王在灵沼细观赏，满池鱼跃乐陶陶。’这段诗说明，虽然周文王动

用百姓来筑高台、修深池，而百姓却很高兴，还把那高台称为‘灵台’，把那深池称为‘灵沼’，并因他有各种动物而高兴。这就是因为文王能跟百姓一起同乐，所以他能得到真正的乐趣。至于夏桀，却与此相反，他曾自比为太阳，《汤誓》中这样记载着：‘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像夏桀这样的暴君，百姓竟盼望跟他同归于尽，这种人即便有高台深池，奇禽异兽，又怎能独自享受到乐趣呢？”

第三章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真是用尽心力了。河内如果遭遇灾荒，我就让一部分百姓迁移到河东，还把河东的粮食运一部分到河内。如果河东遭遇灾荒，也同样这么办。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替百姓操心的。可是，那些国家的百姓并没有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作比喻吧！战鼓咚咚一响，双方的兵器刀锋刚开始相接，就有人丢弃盔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才停住，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住。事后，跑了五十步的人竟来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怯懦，这样有道理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道理！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也同样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不要指望你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

“如果在不妨碍农民耕种收获的农时，保证农业生产，那么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不用细密的鱼网捕鱼，就可以保护鱼类资源，那么鱼类就会吃不尽；如果进山林伐木能按规定的季节，以保护林木成长，那么木材也会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

用不尽，这样，就能使百姓生有以供养、死有以安葬而无所怨恨。生有供养，死得安葬而无怨恨，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

“一家给他五亩大的宅园，四周种上桑树，年过半百的人都可以穿上丝棉袄了。鸡、狗、猪之类家畜，不要错过饲养和繁殖的时机，那么，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有肉吃了。一家给他一百亩土地，不要去妨碍他们生产，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认真办好学校，反复用孝父母、敬兄长的道理诱导他们，那么，须发斑白的老人就用不着在大路上背负、头顶着东西奔波劳累了。七十岁的老人能穿丝棉吃肉食，一般百姓不挨饿受冻，做到这些还不能使天下归服，那是不会有这样的事。

“现在呢，情况恰好相反，富人的猪、狗吃掉了人的粮食却无人制止，路上有饿死的饥民却无人开仓赈济。百姓死了，却说，‘不能怪我啊！只怪年成不好。’这与亲手用刀杀人，却说‘不能怪我啊，只能怪刀子’，又有什么差别呢？看来，如果大王不归罪于年成，而从自身的政治方面查找原因，立即实行仁政，这样，天下的百姓才会纷纷投奔你。”

第四章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很高兴能听到您的指教。”

孟子问道：“用棍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现在您的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槽里有健壮的马，可是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简直就是领着野兽来吃人啊！野兽互相吞食，人们尚且厌恶它；身为百姓父母

官，管理政事，却不免率领禽兽来吃人，那又怎么能当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过：‘开始制作木偶陶俑来殉葬的人，理该断子绝孙吧？’为什么孔子这样痛恨呢？就是因为木偶陶俑极像真人，却用来殉葬。试想连用俑殉葬都不能容忍，又怎么能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第五章

梁惠王说：“当年我们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国家，这您自然很清楚。而今我当政，东边被齐国打败过，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败给秦国，丧失了河西之地七百里；南边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池。我为此感到耻辱，希望能替所有战死的人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孟子回答说：“即使是方圆百里的小国，都可以行仁政而使天下归服，何况魏国是个大国呢？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闲暇时能学习孝顺、爱敬、忠诚、守信的道德，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在外能尊长敬上，这样，即便是手里拿着木棒，也能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国、楚国大量侵占百姓的农时，使他们无法耕种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东逃西散。他们这样坑害百姓，大王如果去讨伐它，有谁能抵挡得住呢？因此说：‘仁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您不要再犹豫了！”

第六章

孟子谒见梁襄王，出来后，告诉别人说：“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不见其威严。他突然问我道：‘天下怎样才能安定？’

“我回答说：‘天下统一，才能安定。’

“他又问道：‘谁能统一天下呢？’

“我回答说：‘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

“他接着问道：‘有哪些人能跟随他呢？’

“我回答说：‘天下的人没有不跟随他的。您知道禾苗的情况吗？七八月间如果干旱，禾苗就枯萎。如果天空乌云密集，下起一场倾盆大雨，禾苗就会猛然蓬勃生长起来。像这样，有谁能阻挡得了？现在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王，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他的解救了。果真如此，百姓归服于他，就好像洪水向下奔流一样，那种争先恐后的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

第七章

齐宣王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说：“孔子的弟子们从不谈论齐桓、晋文称霸之事，所以也没有流传到后代，我没有听说过。如果一定要我说，那就谈谈统一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问道：“要有什么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说：“保护、安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抵挡的。”

齐宣王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安抚百姓吗？”

孟子回答说：“能。”

齐宣王问道：“凭什么说我能呢？”

孟子回答说：“我曾听到胡龁讲过：有一天，王坐在殿堂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走过，王看到了便问道：‘牵着牛到哪儿去？’那人回答说：‘准备宰了祭钟。’王就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它那恐惧哆嗦的样子，能这样毫无罪过就宰了它吗？’那人说：‘那么，是不是废除祭钟的仪式呢？’王回答说：‘怎么能废除呢？’

用只羊来代替它吧!’——不知道真有这件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凭这种仁爱之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王是吝啬，我早就知道王是不忍心。”

齐宣王说：“对呀，确实有误解我的百姓。齐国虽然不大，我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正是不忍心看它那恐惧哆嗦的样子，没有罪过却要宰它，才用羊来顶替它。”

孟子说：“百姓以为王是吝啬，王也不必诧异，用小羊换大牛，他们哪能体会到王的用意呢？王如果真是怜惜它无罪而死，那么宰牛和宰羊又有什么不同呢？”

齐宣王笑着说：“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的确不是吝惜钱财才用羊来代替牛啊。怪不得百姓说我吝啬。”

孟子说：“没什么关系。王这种不忍之心正体现了仁爱。因为王亲眼看见了牛却没有看见羊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哀号，就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齐宣王高兴地说，“《诗经·小雅》上说：‘别人如果生心思，我心揣摩是非明。’这就是指您啊！我虽然那样办了，反过来再寻思，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听您一说，我的心感触很深。不过，这种心理竟然跟王道相符，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向您报告说：‘我的力气能举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视力能明察秋毫，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禾。’您会相信他的话吗？”

齐宣王说：“不相信。”

孟子马上接着说：“现在王的好意足以使动物受惠，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那么一根羽毛都拿不起，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柴禾都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眼看；百姓得不到保护，是因为不肯施恩。所以，王没有实行仁政，只是不肯干，而不是不能干啊！”

齐宣王问道：“不肯干和不能干，有什么不同表现呢？”

孟子回答说：“腋下挟着泰山要跳过渤海，告诉别人说，‘我办不到！’这是真的不能办到；替老年人折取树枝，告诉别人说‘我办不到！’这就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所以王不实行仁政，不是属于挟着泰山跳过渤海那一类，而是属于替老年人折取树枝一类。”

“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儿女，进而推广到疼爱别人的儿女。一切政治措施都从这一原则出发，要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转动东西一样容易。《诗经·大雅》上说：‘先让妻子依礼义，同样以礼待兄弟，治理家邦好兴隆。’这就是说要把这样的好心好意推广到各个方面。因此，恩惠由近及远地推广，就足以安定天下；不这样做，连妻子都保护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能远远超出一般人，没有别的诀窍，只不过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您的好意足以使动物受惠，百姓却得不到好处，究竟是什么呢？”

“称一称，然后就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就知道长短。什么东西都是如此，人心更应该这样。请王考虑考虑吧！”

“难道说，您要动员军队，让将士冒险，去跟别国结仇作对，这样您心里才痛快吗？”

齐宣王说：“不！我哪能对此感到痛快呢？我这样做，是想满足我的最大愿望啊。”

孟子问道：“王的最大愿望，能讲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孟子便说：“是为了肥美可口的食物不够吃吗？是为了轻柔软和的衣服不够穿吗？是为了艳丽斑斓的色彩不够看吗？是为了美妙动听的音乐不够听吗？还是为了顺从的仆人不够您使唤呢？这些，您手下的臣子都能充分满足了您，难道您就是为了追求这些吗？”

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王的最大愿望就可以知道了。您是想扩张国土，使秦、楚等国都来朝贡，自己作天下的盟主，同时安抚四周边疆的民族。不过，以您这样的所作所为，去满足您的愿望，就好比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徒劳而无功。”

齐宣王说：“会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更为严重。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还不致有祸害。以您的所作所为去满足您的愿望，如果尽心竭力去干，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一定会有祸害在后头。”

齐宣王说：“这里面的道理，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孟子说：“如果邹国跟楚国交战，您认为哪国会取胜？”

齐宣王说：“楚国会胜。”

孟子说：“所以小国不能跟大国为敌，弱国不能跟强国为敌，孤立的国家不能跟结盟的国家为敌。天下千里见方的国家就有九个，齐国的土地凑在一起也不过天下的九分之一。以九分之一去跟其余的九分之八为敌，这和邹国跟楚国为敌有什么不同呢？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寻找根本的办法呢？”

“现在，您应该改革政治，施行仁政，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种田人都想到齐国来种田，买卖人都想到齐国来做生意，来往的旅客都想取道齐国，各国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们，都想到您这里来控诉。如果是这样，谁还能阻止您统一天下呢？”

齐宣王说：“我思绪混乱，对您说的仁政不能进一步体会，希望您能辅佐我达到目的，明白地开导我。我虽然不聪明，也不妨试试看。”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安分守己之心，只有士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人，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安分守己之心。如果缺乏安分守己之心，就会胡作非为，越出常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给以处罚，这等于是坑害百姓。哪有仁爱的国君执政，却做出坑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要保证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